

聖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卷之十三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曹意珖

葆素山東益都人  
大樹堂集

與房恒泰郡倅

枯朽老農日愁乾旱春行盡矣懼溝壑之不免也幸

楊柳枝頭下垂碧綠率蒼頭採以供食春少穀豆投

以沸湯名曰碧綠粥粥味冲然時當饜飫未嘗不捧

清風高致  
可與槐葉

腹笑也。農人望雨，恒受困於造物。其于耕耨之外，有別料。口腹之中，有別味。非凶年不知有此。三十年老友，敬舉以問。

副憲房海客與李太宰宋九青枚卜下獄，馳候凡意外事。着手不得，自有不必着手而得。消歇處，小人造意窮時，筋骨露時，自家違拗，不過時便是。不必着手得消歇處也。知親家意況坦然，常在事外耳。

與趙岐陽宮詹

僕遯跡人世，造物又故遣二豎相隨。呻吟之中，而身得閑事得簡。日求靜，不得病始得之。病何負于人哉。山人苦繁甚于苦病，病實未嘗苦人。惟人世一種繁文，纏節日，衍日多，令人神疲意銷，支應不下。時苦不可言。此葉少尹所以閉門謝事。至於足痺也。張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為我不能，吾效子亦敗。各聽其適而無相嫌，可為平等世界矣。

王象春

季木山東新城人  
峭湖集

與錢牧齋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弟謂一地有一地之音，何必橋

妙在寫得  
發笑

舌相效。近世相尚靡靡。在江南風土冲柔。固其所宜。而北方軒顴鬢鬚之夫。亦勉爾降氣。以為南弄。豈不可耻。弟本聲氣之自然。矢為齊音。寧仍吾儉耳。不顧兄之誚也。

又

丈夫不得手。劃天地。各垂竹帛。二毛漸生。行且草木腐矣。秋實萎落。朝華誰采。語之積喉。問者有如腰鼓。若非扯淡。狂藝何以度日。生活願貴人與得時之人。少開文網。勿成詩案。

開口伸眉  
問有幾人

與弟

峭湖莽然田穰。無復烟波。蓋逆賊劉豫填之也。嘗觀煬帝鑿河。徽宗築堤。至今享其利益。人主即為荒淫之事。終有帝王氣象。若劉豫填湖。便賊頭賊腦。殺絕韵致。予每一到峭湖。輒起鞭骨之恨。

奉承得妙

與王損仲撫軍

于鱗先生白雪樓有二。其初歸林下。卜地鮑山。在王舍之東北隅。鮑一卷石耳。下有叔牙城。即大夫采邑。于鱗當日篤重友誼。慷慨俠烈。或慕叔牙之義而卜

濟南當日  
詞壇于鱗  
而後應推  
季木然却  
絕不效顰  
于鱗

鄰焉。未可知也。末年又築樓于城中。湖上碧霞宮之側。許殿卿贈詩。所謂湖上樓是也。今已爲富豪馬廐。于鱗身後。不第堂構失守。并禋祀絕續。蔡姬乃其侍兒之最慧者。不減蘇老朝雲。至癸卯已七十餘。尚存。在西郊賣餅。弟聞之急往視。則頽然老媪耳。因而泣下。周之。嗟夫。我朝文人天福之薄。未有甚此者。先生有意當覓湖上樓基。一爲修葺。俾存其舊。卽祀先生其上。覓其族子青其祿。俾主祀事。于鱗不朽。先生不朽矣。

又

昔人詩禪並稱。尚存大雅。以今觀之。詩社酷似宦途。端禮門豎黨人之碑。韓侂胄標僞學之禁。談詩者拾蘇白餘唾。矜握靈蛇。罵于鱗先生爲僞。爲厲爲門外漢。此輩使生七子。登壇時恐又咋舌而退。且自恨其聲喉之不響矣。

與劉公嚴司徒

季木詩有  
不法臨淄  
兼北苑但  
憑濟水望  
秋雨初霽。競秀爭流。登北極臺。瞻眺不禁。叫絕幾欲乘風八極。我公之畫。跨軼古今。但父秘的稿。祇以錄

秋空乃知  
季木前身  
亦是畫師

虞山曰中  
麓自陳罷

婦婦蓄聲  
妓徵歌度

曲為新聲  
小令擲彈

放歌所著  
作詞多干

文文多于  
詩蒐輯市

井艷詞詩  
禪對類之

屬多士犬  
失所不道

者讀此札  
益悲其志  
矣

初鈔中陳  
士業與督

師閣部嘗  
引用此書

當時只知  
為王公作

今請藍侍  
御集始知

侍御奉司  
寇公命代

虎谷為之  
者侍御少

司寇大勞  
公冢嗣也

本示人。僕今乘高縱目。乃盡得翻閱真譜。獨恨難袖取耳。

李開先

伯華中麓山東章丘人  
閒居集

與人

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柄用。非以樂事繫其心。往往發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歲月。暗老豪傑耳。

藍田

王甫山東卽墨人  
藍侍御集

虎谷上石淙書

司寇公命作

伏惟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匪敢效

劉元城不通司馬公之義也。時事多端。每一把筆。輒

長太息而止。又不欲瑣瑣作世俗寒暄語。是以因循

至今。失禮殊甚。負罪殊甚。近于谷文中始見陞少保

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讜之

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

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

貶。數日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

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

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

文致如風  
水相遭不  
盡淪漣

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論可畏也。一時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公可畏也。一時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往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譖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

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哀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

於聽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邢

侗

子愿山東臨邑人  
來禽館集

荅山陽郭令

寄來毳毼。細好無比。有衣有褐。可以卒歲矣。邑人搗紙。竹乎楮乎。敗魚網乎。妍妙輝光。上擬倫色。下亦不減澄心者。可將數番至。

張鳳翔

蓬玄山東堂邑人  
石葉集

與王飛白

余年已四十二。鹿鹿無所自樹。十年讀書。所作何事。與其半浮半沉。討得大官到手。何如獨來獨往。留得面目向人。飛白視予。豈苟且以赴功名之人哉。

又

僕生平孤行已意。他無所異于人。惟擔子着肩。則前後左右皆無所見。

荅杜友白

久不聞問。夢寐為勞。我輩舉事先已。拋此進賢度外。當說便說。當做便做。不得做便去。坦心白意。信道直。

胸懷朗朗  
游行無碍

往視一切千藤萬葛。一斧斷去。有何糾纏。渠方播弄。

我已熟睡矣。

張爾忠

肯仲山東濰縣人  
焚餘摘稿

復吳撫臺父母

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第患無可為之人。豪傑于此着手。聖賢亦正于此着情。吾夫子與黃老中情。只爭得個冷熱局面。即分個大小。究竟黃老是吾夫子範圍中人也。知其不可為而為。原是頂禮。不是嘲笑也。

透極可以  
折二氏之  
角

來儀

紫峩山東臨朐人  
入柱山房集



與友

不必問其胸懷果然只作文字觀自妙

古今人筆力絕好處。只是徑行無碍而已。作文作字。作人。總以此法為最上。禪家云。誰束縛汝來。此語妙。極人苟去盡沾滯。一生受用無窮。

傅國

傅國卿山東臨朐人雲黃集

與呂叅政

載蒙青眼。見委白描。本可一揮。何須三日。偶緣小冗。不獲操觚。有遲命期。無所逃罪。但章句起家。頗讀循良之傳。軍旅未學。何知韜畧之書。昨屬代斲黔驢之技。已窮今再續貂。畫虎之媿。畢露所望覆藏。恕其遲劣。

盧世淮

德水山東德州人尊水園集

與程魯詹

仁兄云。紗帽儒巾二項。俱帶氣息。而山人又不乾淨。至欲得不挈腔。不作勢。不管閒事。不弄精魄者。飲酒高歌。脫然于世故之外。嗟乎。此活佛真仙也。安能旦暮。即遇亦付之想像爾矣。弟懶不讀書。又好買書。老鼠搬生。姜為可厭耳。

又

此老下語  
每每水落  
石出

弟從三月廿五日下城矣。痛定思定，不堪着想。已而酒醒夢回，月殘風曉，恍然有省。覺說貧說夢，猶是世情。直扣到末后一着臘月三十方是了手。因想仁兄浮繫在京，半上不下，作何底止。此時該自尋出身之路也。五十餘年老兄弟，骨肉有加，肝腸相映，不比世味。友朋不關痛癢，不管死活，終日徵逐遊戲，以好紗帽相局騙也。仁嫂仁侄俱是絕世聰明，試將弟語細細商量，且看何如。弟語傷苦，然而回味甚甜，亦知仁兄忙熱之極，送一碗橄欖湯耳。

與沈無回

弟近來苦心痛，蓋嗜酒所致。然亦有一種鬱盤礙膈之物，撇脫不開者，酒居十之半耳。

又

老弟兄相會一句，是一句，一杯是一杯。

與程正夫

久病貼危，餘光尚在。忽憶往時士大夫門戶，葛藤殃及社稷，堪為痛哭。固知虛意氣假名節，乃是殺人毒。

忠厚酒脫  
老態頹唐

藥而人又在醒不已可嘆也

又

僕所鈔世說新語去標目存故實畧玄黃取神駿蕭蕭蕭蕭令人一讀起立從此不敢以風流二字加之

又

僕生平于五言律不敢以千里畏人纔至七言則自惜袖短納手知寒

又

天下事無論作文作人只以老實穩當為主唐詩之妙不可及處皆極妥極真而清微變化天趣溢出所以獨擅千古一至李長吉便覺面目青黃況極醜極歪如盧仝輩者乎某于詩元無才無學然穩妥二字非日能之願學焉

與徐元歎

病中讀唐人詩因愁勞之餘不欲以拂逆語櫻懷單取一種娛悅容與之言以消暇日

又

與元歎談殊不沾滯如風吹水遶然而已

真乃別具  
張孔

不如此公  
能自行胸  
臆

足散人懷

洪覺範稱  
禪門馬遷  
只緣胸中  
有一段不  
可磨滅之  
處低着枯  
坐便了禪  
家宗風耶

妙在不自  
掩飾為誇  
語以欺人

自家嘔笑  
一番翻得  
佳勝

僕不知禪。不好禪。偶閱石門文字禪。特愛其文字耳。就中題跋一部尤可愛。乃盡錄之。異哉此僧。遂欲與東坡山谷放翁諸先生高揖端拜。天下事詎可以族類論耶。然每至悲涼嗚咽慷慨激烈處。輒見其涕出。淚流肩。搖骨涌。蓋尊宿中一片有心人。也不欲自私公之于兄。竟讀之後有所得。幸以相示。

與張子襄

弟生平性僻且惰。每以本業為離局。當做秀才時便

跳而匿諸古。復流蕩不能讀大書。史外餘文非經非子。零星瑣碎。聊以自娛。又腕中有鬼。不解臨池。握指如槌。運筆如杵。醜拙苟簡。略似字形而已。則今之所刻是也。然遠道傳書附寄一本。為同心噴飯之資。亦何所不可。文章論評。亦無言。請諸輩。到海聖人之武。

又素問山

偶閱古樂府。興之所至。輒彙括為七言。搗碎古辭。差排近體。不倫不理。無着無落。何異取山龍華蟲為袒服。窮袴詎止天吳紫鳳。顛倒裋褐也哉。幸教之。

人酒詩醉  
拈來都妙

夜來之飲。人酒俱佳。今日得足下詩。詩更佳。開筵一  
吟。又是一醉。

與葉潤山

道理外無文章。德行外無言語。吾輩既為聖人之徒。  
奈何讀非聖之書。來誨膏弦。銘諸焦腑。素園和律。僭  
評一番。蓋形跡至此。脫盡矣。如欲付梓。即將吾兩人  
手評元本。直刻之。凡圈點塗抹。一毫不改。方見吾兩  
人求正于海內有道之念。不似世人一夥。驕貴朋友。  
互相標異。不肯以一絲破綻示人也。

與陳幼仲

點定唐子西文錄。已付梓人。特奉覽。僕于此道。既有  
土炭之嗜。而甘苦酸醎。與世道迥異。無端刻畫。強令  
人觀。面孔離奇。幾同怪物。然虛心平氣。默考旁求。有  
一得焉。心思獻之古人。告諸朋友。斯所為風雨鷄鳴。  
而不容自己者也。

劉鴻采

松臯若承山東長山人

荅文登令解宅平

藏書集

卷之十三

三 賴古堂二刻

書生據案伊吾。莫不以澤民爲口實。迨一通仕籍。則

神魂夢想。皆以臺閣清華爲着足處。究其所以爲臺

閣清華者。非詩酒清談。則門戶犄角而已。此身旣與

民濶絕。而此心復與民漠然。回想得志澤加四字。與

已了無干涉。此等顛連困苦世界。亦安用清華臺閣

爲哉。不肖謬謂現世救苦難。如來定生在銅符墨綬

中。一低眉則大慈大悲。一彈指則無量功德。我公如

不信。請畧一留心。近則期月。遠則三年。東海之濱。人

人合掌頂禮。咸頌曰。琴堂之上。有九品蓮華寶座。一

大菩薩現宰官身說法其上。彼時我公方自信。方信

不肖之不誑語也。如何如何。不肖

劉孔和節之山東長山人

與友人論詩

古人雕鏤精刻已極。今人反混淪雷同。如檀弓中范

冠蟬綏之歌。取意巧肖。今人如何做。故凡詩不有淋

漓痛癢處。妄擬自然。皆僞品下品也。

簡則能古真。則能永寫性情。則能奇無定格。則能細

不強作。則能成品。

先須位置  
清華臺閣  
四字得好

諸長令各  
宜發願行

大方便勿  
令寶山空  
回也

詩以自樂自解。不論工拙。俱有可傳。詩以奉人。不論工拙。皆是下品。宋末高士。詩與游。無安。皆與游。詩歸不無偏處。然予所見數十家選詩。無過此者。大率鍾譚心細。有間工夫。今人歌詩。好詩。詩不。宋元詩味薄。亦有數家可觀者。終是排布處多。含蓄處少。風氣固人如此。可歎可歎。用事有直寫上者。即非書麓。亦是膽錄。古人用事。多影借。死事用的活。且影借則不露。褒貶抑揚。俱藏於此。如江上。徒逢袁紹杯也。

馮源

白山山東諸城人

曲阜家書

學者有志。則世務不親。滓濁不生。清虛彌來。開丹熟。定當有會。讀書之事。名實各殊。總之天瞞不過耳。無苦心而天以為苦。無積學而天以為積。必無之理。就此作德。作偽時已。將後來識破矣。三弟為先人之少子。為兩兄之愛弟。率子侄攻苦。弟之責也。秀才出名。便是不中消息。人定勝天。理殊可信。名賢之助。萬不可闕。交游之事。萬不可涉。每見為名士時。結納聲

理或然然  
亦不盡可  
憑

顏氏家訓  
柳玘戒子  
遜此簡切

氣贈答雲合。比升沉分徑。至親踈絕之矣。言之令人  
慨歎。毋言假意。氣的是禍根。勿言揮霍。的是貧苗。勿  
言豪傑。的是獄訟。音耗。汝兄以清慎名齋。非祈有益。  
只求為平常。清和無事之人。足矣。愚兄老矣。吾弟勗  
之。

高寶珩 葱珮念東山。東蒙陰人。淄川籍。

與周減齋

二李之集。架上未有。向來亦愛積書。李冠陷京。而燕  
中者失。謝冠陷淄。而家中者失。始知茂先三十乘亦

一切殺風  
景事經文  
人之筆無  
不可傳

復癖類和嶠。嘉則數萬卷止。益昆明池底。灰不復作。  
縹緗。猗頓痴想矣。淄城陷時。薪楚並是。詩書泥淖。則  
以為履。戰鬪則以為甲。前二日閒居。偶憶此事。因憶  
及京中書。因憶及初晤公時。滿地書。轉憶及保障會  
城之功。乃得句云。詩書劫到真成冑。鐘鼎緣差亦類  
竿。為之三嘆不已。而良書適至。不減慈恩。梁州詩矣。

又

憶公初拜烏臺。弟亦甫入詞林。摳衣龍門。公方買書  
滿地。回首猶昨日事也。後于京邸。過承會存。然未得



念東先生  
家居般陽  
每風日晴  
和口跨一  
驢而出遇  
嘉石濃陰  
即繫驢而  
卧見者不  
知其為先  
生也

清酒三升。媿媿松枝塵。為惜耳敏公。年兄南還急。攫  
新詩數冊。後以無別本來索還之。至今以為恨事。弟  
雖素不知詩。而于時賢中心儀者三人。公與芝麓梅  
村也。龔如金鵬劈海。奇健無前。公與吳則真長仲祖。  
一代宗雅。卓然正始之音。數年來。每憶不仙不佛不  
封侯之句。輒為莞然。公侯且置。李北平自為解嘲。若  
出世。是吾輩屋裏事。何得向散花天女受記。荊耶。咲  
笑。老公祖久宦南服。異人接踵。想已發明向上事矣。  
弟亦孜孜向黃冠。無大効。叅究未得手。當策蹇問道  
熊軾下。或不惜發覆示之乎。

髡古殘

再見

與瑤星

時光有限。正要於歇脚處。討下落。詩已做到如此。付  
之後世子雲。把布裙高束。榔槩橫擔。不顧人直入千  
峰萬峰去。千峰萬峰。祇在脚根下。不是離羣而索居。  
但要自己心迹高遠。眼光透亮。不被五欲八風之所  
搖撼。目前蕩蕩地。富貴榮辱。恩愛煩惱。把來如紅爐  
上片雪。又管甚麼。悟不悟。死也。生也。

服食起居。吾人自有分段草料。唯有富貴人受用了。澹薄不得。熱鬧了。冷落不得。不得則謂之失。得失之念。嘗轉胸次。故每學道不能懸崖撒手也。

袁楷

茂林陝西鳳翔人

與黃維章

年兄負海內重名。所居舟車相望之地。戶外之屨常滿。古人云。有一世之名者。其辟世良難。年兄之謂矣。若弟介在西鄙。非世所指名。不待韜晦。便同沉冥。似弟所處。又差勝年兄也。少年讀書。錯認隱字。直以不仕當之耳。今知隱固大難。如龍蛇之蟄。無從覓其飛躍。不獨榮我以祿。不可。雖成我以名。亦不得。此豈易易者。然吾輩不可不勉勵也。

康范生

小范退思江西安福人遺稿

與在菴

世間所最難降者。文人之心耳。負氣則多上人。舞智則必戾物。而其案頭所鱗集者。淫詞稗說。鮮不增長。邪念杜絕善萌。至先正格言。概視為迂俚。不一寓目。

稗楔上豈得輕榜此字

蓋其說不足以勝之也。自足下感應之書出，人人不敢不寓目，不忍不寓目焉。乃知尋常語句中，具如許妙諦。卽文人之心，亦將降矣。况其他乎？足下之功，真不在禹下也。

王若之 湘客山東益都人

與王鍾湖

語千手千眼，何若慎十指十視哉。

荅友

與此君談治術，蟬不知雪空，奏號鐘於長耳耳。

寄友人書梅

花中巢許，世外佳人。俗墨香難彷彿，況僕鈍手信筆。掃圈豈有合乎，惟其不肖，形或許曰略可。

荅諸舜豫

所論書畫，搜笥中僅得十種。前此尚有十數卷冊，兩載遨遊，悉咀嚼于陳蔡間矣。因想吾夫子皆不及門之歎，或是饑餓散失，聖賢且爾，何有於微物哉。漫發一笑。

復汪斐仲

達語非謔

想其標致

真道學語

只是不正  
用一筆

兩次來京。即兩次感病。二豎反似賢不欲主人之妄  
出爾。

李煥章

象先山東樂安人  
遯山堂集爽韵居集

荅葛童子

村居無賴。郵筒及門。發而讀之。則子近十七藝也。眎  
昔則進矣。但氣象沉鬱。如走深谷密箐中。山嵐江暉。  
名花異植。辜負不少。子宜自念。譬之鑄器。易其款。譬  
之製錦。易其式。斯善矣。三婦食桑。食知所變。正在此  
時。

幽峭如晉  
魏逸書

荅趙卓子

葉使君心耗軍國。猶念及菰屋之畔。可謂劇不忘道。  
勞而能學也。弟入春來。逐賣菜傭。溷跡城中。不捉筆  
久矣。足下復以此見託。正鍾離雲房閉關後。猶憶刁  
斗聲可笑也。草草復命。恃足下巨靈手在。

與夏蒼璧

兄之官綬寧矣。誦南天不見雲之句。襟期當何似也。  
當兵火初定地。須細心經畫。勿只閉門纂集。使彼庸  
妄輩謂我輩困于三尺之綬也。

古峭之筆  
時復嫣然  
所謂雖在  
秋冬之際  
不廢楓霜

與章載菴先生尺之錄也  
段成式易解呈覽此子橫手書先生當豎目看也

家兄工騷賦而短於記傳思齊嫺小牘而困于長幅  
長林馬嘶霜天鵲擊各有所快也

與顧寧人書

郡中足下枉駕云曾于曹濬之齋頭見章所著乘州  
人物志李氏八世譜大有筆致逼似古人何推獎之  
過耶既讀足下涂中集八首剝去皮毛獨存筋骨當

是王臨川一派宜足下讀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譜

不厭矣足下去金嶺驛章北歸以我山左故跡故事

相質來札孟嘗封邑在般陽不當名薛薛與滕近孟

子篇中齊人將築薛此足下泥古之過漢淄川郡即

今壽光今淄川即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孟嘗封邑

在淄川今壽光地墓在壽光西四十里朱良鎮後人

以淄川之般陽為淄川如以瑯琊之臨沂為瑯琊樂

安之博昌為樂安孟嘗封邑偶名同薛國耳不然今

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滕頗遠當何說也來札營

象先博洽  
前可比升  
菴後可比  
晦伯

丘在臨淄。今營丘營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過。太公初封齊營丘。卽今臨淄。齊三遷。一蒲姑。今博興。一營陵。今昌樂。後又遷臨淄。統名營丘。後改臨淄。而營丘之名遂廢。來札。淮水。今呼淮水。古唯字似淮。當是點畫差訛。此足下泥古之過。伏生授書曰。淮淄其道。歐陽生兒生張生諸博士。豈考究之未詳耶。史韓淮陰破龍且。淮水上。以淮陰故。如浙水。因錢鏐曰。錢塘。姚水。因曹娥曰。曹江。籠水。因顏文姜曰。孝婦河也。如以唯似淮。則淮水在今淮邑西。不聞古作唯。縣也。來札。

孔子雖聖。亦人爾。何能泰巔千八百里外。觀吳門之馬。足下未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吳門。直吳如蘇州北門。曰齊門之類是也。來札。景公墓在臨淄東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曰在長白山下。今長山境內。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無多爲官者。必景延廣。延廣陝州人。後晉出帝與桑維翰同時。非周臣。又不當曰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傳。景範鄒平人。世宗顯德中官宰相。顯德六年罷。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鄒平。今割入長山界。在臨淄淄河店者。春秋周。

可釋碑套  
並神主之  
疑

齊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來札臨朐西十里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長。墓在今營丘昌樂地。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朐遠。史夏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里馬山。李于鱗所謂龍鬪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來札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春秋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今郟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為牽合難據。足下未讀道書。道書云。許旌

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王侯也。來札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瑯琊足罌碑。因阻暴風雨。大怒罷。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為是。來札俗以丈人為泰山。唐朝元宗封禪。張說婿帝昭扈駕。以說婿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群臣。伶官黃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因以丈人為泰山。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峯孔子遇丈人。榮啓期處也。未敢以足下言為是。來

札太公封營丘。地澤鹵。人民寡。因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於上游也。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改王畿為侯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改侯國為王畿。澗水東。灑水西。皆諸侯營。雒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侯附紂者衆。故封太公以彈壓耳。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為是。樵生于山。習于山。漁產于水。習于水。萇弘因職而知樂。郟子以祖而知官。故敢竭其在。以備芻

蕘。幸足下諒之。章頓首

李澄中

渭清山東諸城人  
岱遊草

與陳弓良

昨道經萊蕪。土衍沙墳。亦自樓閣相望也。范史雲為之宰。何至塵甑魚釜。為古今窮人之冠。弟以措大而窮。不諒于鄉人。史雲以縣令而窮。名滿天下。世間不平之事。莫此為甚。余有詩曰。那能不作萊蕪長。虛號人間范史雲。乃知人生。不惟富貴有命。窮人名實之間。亦有造物司之矣。

悲深



與劉子羽

減齋先生甫至吾邑，即訊境內風雅。夜半敲門，僮婢  
 錯愕，啓戶而使。者踵至。一見，懽若生平。相知恨晚。贈  
 書贈言，傾筐倒篋。雄辨高談，夜分猶不忍散。昌黎曰：  
 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是。遇。于。大。賢。乃。足。貴。弟  
 亦。可。以。消。虞。生。之。恨。矣。當。此。士。氣。凋。喪。之。秋。不。意。有  
 此。佛。位。中。人。爲。之。調。護。

昔人所以  
 重知己而  
 輕感恩也

蔡宗襄

漫夫山東濰縣人

與某

以詩文山水爲度日生涯。以辟支聲聞爲逃死後戶。  
 古今來才人名士，大約出此兩法。不得只好一嘆。

文人學禪  
 皆是聰明  
 種子所使  
 非關景上

程康莊

崑崙山西武鄉人

與陳大士

古之爲文者，變如莊周，哀如屈宋，潔如馬遷，專如楊  
 雄，皆不相規跡。卓然有以自命。今日之文，雖以先輩  
 大家爲則，然當用其意與法，不當學其腐與庸。而遂  
 以爲先輩大家也。惟足下制舉之文，清奇刻削，能發  
 前人之所未言。二百七十年已來，少有其敵。天下用

誰敢向大士前爲此語然大士之于古文天定之矣不能改也余交大士每見太乙集輒欲焚之欲藉以爲報耳

其麟角者已能乘堅策肥致身富貴而足下守其道彌篤教天下益不能已固足以暢僕之所懷來矣至足下所爲古文辭恢弘肆行雅俗間出則與足下之制舉業所謂清奇刻削者稍異雖賢者固不可測然以足下之才卽爲莊周屈宋馬遷揚雄唐宋八家之文無所不可要不當趨世俗之所艷足下之于時文世俗之所矜者足下不以聽也足下之所有者又必願足下以拂于耳背于時者自堅其所守而務返乎

醇一不偏之理臻于茂美天下後世必有知足下之文者亦以大賢之所許爲貴耳彼闐闐藜細之言豈有當哉

徐日久

子卿

論文別集

浙江西安人

與秦西汀

前日郎君至此見英英可畏作如此父真足欣喜小兒在上海時年十四初捉筆學文字或云又是一徐子卿彼時弟卽語云須強似子卿方可如子卿耳若爾時便只子卿面孔必且不逮今因我跌蹉兩年間

語意不習見

便全然失却初況。雖父子情至。奈已言而中矣。前日  
 曾歸考見黜然弟。為此子深幸。不恨也。但視令郎。稍  
 不能過意耳。吾儕天涯兄弟。正賴此輩。可以締交。世  
 好安可忽哉。此事謂兄意所欲聞者。率爾附及。不盡  
 方應祥 孟旋浙江西安人

與錢御冷

朋友之間。性命倚毘。譬之四至之風。鼓于空中。脆者  
 可煉之。使堅結者。可導之。使散。一切芳穢。灑之。蕩之。  
 和之。揉之。可使一切攝入。衆香而不二。今夫飢之于

食也。渴之于飲也。以喻朋友之交。天下固莫有切于  
 此者也。世知飢者渴者之倚毘其性命于飲食。不知  
 飲與食實亦倚毘其性命于飢渴。飢渴飲食。分爲四  
 物。各相爲偶。性命懸立。飢渴飲食之中。不翅無偶。且  
 復無物。太空冥冥。無求無與。而真倚大毘于茲出焉。  
 莊生之所謂天籟。相取于所不得已者也。此于何地。  
 更立道義之名。擇而處之。以自爲。又分而畀之。爲人  
 計也哉。附籍以還。弟所鼓于台兄四至之風。以實其  
 飢渴之腹。自知而樂之。而不厭。特口不能言之。

陳龍正

惕龍幾亭浙江嘉善人  
合集

念念好生。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可使萬物各得其  
所。故德貴美在于獨擅。惡爾德乎。除天下之梗。扶天  
下之柔。故功貴。一姓勲高。一路啼號。罪爾功乎。子聞  
之。思考。臣聞之。思忠。故言貴。自文其心。鼓簧一世之  
嗜慾。誣爾言乎。不小心愛人。而心不朽。鮮不以惡為德。  
以罪為功。以誣為言。

高道素

玄期浙江秀水人  
景玄堂集

復陳居一

展箋披香雲。開函讀寶札。不啻如面談矣。所云夏中  
尊候小劇。旋即清嘉。而里中傳聞不諱。狂走相探。此  
事大可笑。然亦無他。此乃天明知曠達人不惡。聞此  
事故。特借此輩浪言。以資吾等笑劇。又仍恐吾輩忘  
記此事。陰若使此輩提醒我耳。兄以為然否。

高永清

澄甫澂臍無錫人

將歸與仲弟

離家數年。今幸歸。已抵呂城矣。從數千里還家。不奈

唐人所謂  
近家心轉  
法正是此  
等情事

涉世人無  
可奈何語

此將到未到之百餘里。反使人心頭閃閃忽忽。尅時袖占卽物取識。無數憂歎之狀。不堪爲吾弟說也。

馮肇杞 幼將會稽人

與減齋先生

淪落旣久。耳目都慣。塵沙撲面。只似春風毒霧。侵人亦如沆瀣。



藏弄集卷之十三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十四

周在梁園客

周在浚雪客

周在延津客

侯方域

朝宗河南商丘人  
壯悔堂文集

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

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

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

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

不俟深言  
令人無所  
自存那得  
不恨

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

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旣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滿乎。僕歛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

文章全爭  
險境用意  
不能復厚

辱相欵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舍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特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

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

忽開勝境  
使人大快

氣煞人

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與王氏請藏經書

足下瑯琊世望以文業銳自振拔僕聞之久矣前歲曾一見於共城又一年而揖於相國宋太保之館皆匆匆別去無由相爲欵曲以深習足下然竊望足下

氣槩不凡

之威儀而聽其一二緒言已測知其非尋常胷中人也友人賈開宗者尤數道足下之賢不去口是歲之春開宗自江南還方病謝交遊忽一日冒大風寒跨其驢出西門去曰吾將過朱襄訪王君開宗老矣常自負其學又閱人多雖泛愛其實胸中有次第不妄昵近人者足下必有以得之矣又三日而歸以告僕曰吾向推王君賢未足盡王君王君純孝人也吾陰察之見王君於其先公之書冊栝棬皆謹守未嘗輒啓以視世之朝沒其親而暮傾倒其篋笥欲盡得

數句作一氣讀



之。或更妄意其先人爲顯官。扁藏未必盡書籍而必欲發視者。何啻徑庭也。然有一於此。所宜公之天下。子不得私諸其父者。吾將偕太史李公往誠求之。而不知其許我否也。蓋王氏之先公異人也。爲御史奉命巡江南。江南完盛繁富。多珍產。公一無所取。獨捐其俸金千四百。鍰請藏經若干卷。以歸郡之僧。有定空者。常買得田氏之廢園。欲改建爲禪院。建閣而藏經焉。此江北數千里所無。而今適有之。於百里之內。意者西方之聖人將顯其教於茲土耶。吾將介定空求之。僕應之曰。信如足下言。王君固孝子也。必與何疑焉。蓋其先公請之以歸者。欲廣其教也。必不扁之。篋笥之中。王君其有不欲廣之者哉。或云。足下將構三楹之閣於其邑之隅。以奉而藏焉。疑未必肯與。夫足下不欲廣之。則已。果欲廣之。與其構閣於一邑。何如與定空。而使創梵宮焉。五都之衢也。且足下之所欲廣之者。非廣佛教也。廣先公之志也。佛教自在天地間。豈待廣耶。無遠何近。無小何大。無少何多。無暫何久。梁武帝興之而不必增。周武帝滅之而不必減。

層層引入  
勝地有令  
人不得不  
動者真大  
手筆

貯其言於金匱石室之中未必重投之於水火塵埃亦未必褻此固足下之所不能與而定空之所不能受者也惟是先公之志不可以不彰而足下之所以繼之者不可以不推而廣今使十人傳之較之千百人傳之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必有間矣然則足下雖已構而藏於其邑之隅猶當毀焉而送諸通衢之梵而况乎其未也又此藏經之大部計卷以七千餘計麓以二十非可懷袖提負以來瞥然而止於梵宮足下誠許之定空必告於衆而戒車牛以迎所過之地田夫豎子皆將携妻引兒呼朋招類而奔走謹譁以競觀焉謂足下有功於佛既至僕雖閭陋亦當勉竭其生平萬有一得之文薰沐而拜述爲記以付定空勒之於碑使四方遊者居者又皆稽首而贊曰此藏經者故朱襄王公巡察江南一無所取而獨捐其俸請之以歸者也今王君乃能繼遺志垂不朽焉嗚呼盛哉或足下歲時欲瞻禮則田氏廢園之址尚有勝地可建爲精舍流水蹲石點綴其間甚與足下之慧業宜僕輩從太史李公

風采亦可  
畏愛

之後皆得以清言奉晨夕。卽先公聞之於九原。豈有所不可也。僕聞先人之貽其子孫者有二。如國封田宅之類。苟非變故。所當固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如道德事業之類。所當宣之而彌彰。恢之而彌廣。公於天下。必不可吝秘者也。可以守而不守。不可以秘而秘。其失維均。至於佛書。則又超脫於彼我之外。是究之。足下未嘗失定。空未嘗得。而可以揚先公之顯名。誠莫此爲便。足下其審處之矣。然則僕謂足下必欣然與者。自信操左券而得之。而非億中也。僕聞之。

賈君足下固孝子也。

與王仲鳧論物命書

書在歐蘇  
之間有開  
闔有照應

承示獐見殺於犬。爲有天命。反覆而申說之。噫。足下之言過矣。儒者議論舉措。雖自知不及。要不可不以孔孟爲法。古人所謂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也。此一大聖大賢固達天知命。然未嘗肯輕言之。孔氏嘗一論命於子服景伯。所以廣賢人之心。塞奸雄之口也。孟氏論莫爲莫致。以生戰國之世。思有以杜絕天下之篡弒力爭者。至於天壽不貳。則歸之立命。固了了引

曉譬甚明  
立言方有  
確據如此  
說書故自  
不厭

爲已身之責。蓋此理輕言之於人事。必有所不可。若  
加之於物。尤爲不可。夫物之隔絕于天也遠矣。其名  
冗而數繁。氣薄而力淺。決不能無介以自通。凡所以  
愛惜而長養之。摧抑而夭折之。皆人之所能爲。物之  
所不能自主。而尤天之所不知也。譬如小邑遠鄉之  
百姓。其或得所失所。懽喜憂戚之狀。人君豈能一一  
耳聞而目見之哉。恃有郡縣之吏也。人君惟不能一  
一耳聞而目見。故託之郡縣之吏。天惟不能一一耳  
聞而目見。故託之郡縣之吏。此子思子所以反覆慎

言成物也。成義甚大。不僅與虧與敗對。凡有以驅除  
其強暴。制用其材質。安全其弱小。使之各適於自足  
之分者。皆是物也。皆人之所能爲也。僕讀古人之書。  
自孔孟至於楊雄韓愈歐陽修。以及程頤朱熹之徒。  
上下千百年。卒未有以易者。足下忽發爲汗漫悠忽  
之言。人猝聞之。亦甚平常。而該括未之深察。乃天下  
物之能傑然自立者寡。而放廢待命者多人。之庸惰  
者多。而自強知道理者少。苟羣倡足下之言。誰不好  
逸而惡勞。誰不任便而脫禁。強者暴者。豈復可驅除

深於性命  
之言借物

材者質者豈復可制用弱者小者豈復可安全哉引而伸之觸類而窮之則人事之功息天道之統惑物生之害滋矣甚矣足下之言之過也且此一獐者本非犬之敵明甚足下不審其量而強使爲友旣死又以爲天命何也假使足下謹視而遠藏之獐必不死卽死而於其深山窮谷之里豐林茂草之鄉乃其命也今旣委足下之手而猶使犬得以殺之者果其命耶抑足下之所以愛惜而長養之者或非其道也凡此皆天所不知而物又不能以自言隨宜區處而有以周夫蠢動之命類儒者用心所不廢僕故不惜與足下以小事詳言之

與宋公子牧仲書

某叨受太保先公深知嘗援其難公子又不以僕爲不肖數下交質以所爲文業僕竊見郡中自吳徐二三子凋謝之後近二十年絕無有清才標映如公子者嘗心口歎頌不能置今有所欲言伏惟公子聽之僕聞之賈子曰諸人以太保旣薨有願公子出而結交天下貴人一如太保在日以爲克似太保者竊謂

後之克似  
其先有道  
者此已引  
其端

太保在日乃天下貴人皆願一當以交太保非太保  
之交之也。今論者顧欲公子求而交之以爲克似太  
保。此不惟不似而固已相遠甚矣。往郡中貴達子弟  
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良苦。今公子善病  
體不任衣。太保清節。僕之所諒。未有厚貲貽公子也。  
所謂財與力者。公子自審能之乎。破其業以致貧。勞  
其身以致病。而徒博一交結貴人之名。僕竊謂公子  
不取也。抑人之所謂克似其先者。有道不可以不辨。  
有以卿相之子。世爲卿相而不必不辱其先。有以卿

筆意舒卷  
自如

相之子。乃甘爲一介之士。而足以光益其祖父者。若  
公子不深察其道。卽如諸人所云。亦不過倣太保在  
日。存其門戶。方幅外似之耳。非謂公子遂真似太保  
爲宰相也。公子之家。昔爲宰相。今爲秀才。何可強同。  
顧舍其力之所能。可以得其真似。而必出於不可得  
之數。以爲聊似其外者。何也。夫克似之道。在於守道  
讀書。公子才氣超軼。何施不可。願且朝夕自愛。調病  
病愈之後。以諸人所陳交結之財。多收古今書籍。以  
交結之力。閉戶力學。而篤行之。如此一二十年。亦不

尺幅中具  
有見解頗  
不寂寥

必不似太保。卽不然太保亦必含笑於九原。決不以  
公子甘爲一介之士。遂以爲不克似之也。

復倪玉純書

與知己別來十年。而此生遭際。慨當以慷。乃有出於  
契濶之外者。竊念士君子夙夜終譽。必有所以自立  
而後彞險一致。足下曩者。左右婁東。寧犯清溪之不  
測。蓋名義至重。久不置禍福於胸中矣。持此念以處  
世。且歷千劫而不毀。而况此聚散浮沉之迹乎哉。遠  
示郎君佳篇。喜其英絕。承命勉爲一序。自慙固陋。雖

欲有所發揮而不能。不過以少時聞之文正公者。還  
爲郎君述之。冀郎君留心黽勉。異日得以繼文正公  
之家學。而僕亦不至殞越其師說。借以廣其傳。則至  
願也。

毛先舒

馳黃浙江錢塘人

與蕪湖蕭尺木

僕往聞吳子錦雯。時時稱蕪湖蕭君尺木先生。亮節  
高致。博雅之宗也。著書滿篋。亦時縣國門。見推於世。  
僕雖未獲覲止。而心竊向往。後得讀足下所著杜律

不必深解  
止如此說  
便令人人  
意折

細統宗淵雅。驚歎河漢。然曩讀杜拘體。便作拘讀。久之口適。今如高論讀之。平仄雖諧。未免反聲牙也。懷疑未釋。亦欲正之。而苦無繇。緣日獲晉謁。兼罄面談。而不復乘此。一吐胸中之懣懣。亦何貴乎。竊謂律之爲名。政取協律。第有正格。亦有變調。對駢而調諧者。此正格也。對參差而調拘不諧者。此變調也。故太白律對時參差。而子美多拘體。此是開天之盛。變化已極。而杜李雄才自喜。故往往跌宕常法之外。是則杜律自有拘體。不必純作順讀也。明甚。倘謂詩必入唱。

此湯臨川  
不顧拘折  
天下人噪  
子也  
以今人論  
古止以今  
事通之往  
往臆合必  
欲博引典  
據反成穿  
鑿矣

一垂平仄。便妨歌咏。似又未然。夫唐詩雖入樂府。而作者綦多。彼歌工所采。政當取利喉吻者耳。不必篇篇入唱歌也。就令悉入唱歌。古既有拘體。庸遽無拘。唱耶。如今之南北曲。亦有不盡合宮譜者。而伶人之妙。往往巧於正觀。轉換以諧其聲。又何論古之拘律耶。蓋古詩歌法。今失傳已久。竹肉之微。殆難臆測。漢魏郊祀饒歌相和。烏生氣出唱等篇。皆可歌舞。而今讀之。艱奧之詞。倍於杜。卽太史公云。古詩三千。而孔子刪爲三百。皆弦而歌之。以合招武。斯則不可以容。



拘者宜莫如三百篇然而小戎險澀周頌詰屈其間  
數章殆復無韻可尋足下又將作何等讀使悉諧穩  
也夫古招武之詩而每不嫌拘子美之作未必篇隸  
樂府而必求其順故僕竊謂足下爲過况三唐作者  
失拈與拘句又比比而有耶借如洛陽一別四千里  
四字北曲旣未常作平聲且北曲韻乃北方偏音四  
聲不備以律南曲猶且扞格取以証杜豈云確然而  
樂府如四五工尺之讀豈堪作据耶聞道河陽近乘  
勝近幾義通音未必通而遂謂近音幾又疑於未然  
也云乘勝則乘是趁逐之義自應作平若作去聲則  
是車乘耳乘勝當是何語至於展轉相緣又宵雅肄  
三宵自讀小小未必讀宵旣因宵讀小而謂小可讀  
宵矣又因小細義同更謂細當讀宵何耶編辯義通  
音又未必通也旣因其義通而謂編可讀辯矣又因  
邊編音同而更謂邊當讀辯何耶兵革皆軍旅所用  
故彭羨罵先主老革解同老兵詎謂兵卽可音革耶  
黑本稱盧而博子六是黑故亦稱盧詎謂六卽可音  
盧耶遶本讀吝不得緣遶而謂隣亦讀吝也員可讀

許折之文  
令人發笑  
真是辨才  
無礙

隕不得緣員而謂雲亦讀隕也。凡若茲者，未能悉舉。總以傳相蔓引如此，則何仄不可平，何平不可仄耶。設有好奇之士，起而躡足下之後，取杜律之諧者而稍變其平仄，直謂杜作悉是拘體，都無平調。彼我交擿，烏知是非，不如拘復還拘，正復還正，亡事紛紛也。子美詩之大家，而唐近體又義存清顯，非若古詩騷賦以取奧衍為工者。况唐人即為古詩騷賦亦多用常音，不鉤玄隱而謂子美作近律乃險尋曲叶專欲鉤奇，豈其然歟。先生博洽殫聞，發揮大雅，蒙竊有感。

未敢苟同。前徒小叩，未竟鴻響，故敢陳書左右，以悉

鄙衷。遲聞玉音，以豁回亂。

梅之煥

長公湖廣麻城人

### 與蔡君弼

曩在長安，與許制臺論故輔江陵事，因知寓內有蔡先生者，當江陵盛時，幾以忤觸得罪，及灰冷，鳥散其子，且遠戍炎荒矣。又獨抗疏以排羣喙而護呵之，卒以此齟齬於時，私心竊歎曰：此天人耶，古人耶，安得當吾世而見之。及入粵而始知老成典型，固伊邇也。

事可傳文  
亦可傳

善乎谷風先生之言曰江陵在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及其既敗舉朝爭拾其過而不敢追其功皆非公論也孰知前此爲利後此爲名乃深于爲利而爲翁臺者反見爲迂濶而遠事情然世界若無此一種則人心世道掃地盡矣翁自用翁法寧知後學晚進猶于風馬不及之處闢發其幽光乎昔之炙手如某某輩今安在哉昔之溺灰如某某輩又安在哉而翁臺固獨巍然如魯靈光則彼輩之所巧竊爲名利者亦太廉太短矣冷暖世路舉目堪羞安得借翁臺榜樣爲悠悠者一開眼乎仰止高山已久因楊商老之便附此代面相逢何必曾相識哉

程正揆

端伯湖廣孝感人  
清溪語

### 與減齋論老

老氏非孔子不知孔子非老氏不讓此爲東周彼遂西渡猶龍之龍其在是乎荀子曰知詘而不知伸非知老子之知者耳考高士傳云孔子至楚見老萊子問答皆禮事卽老子也夫子學禮年十七爲周景之十年老子時二百五十歲夫以二百五十年之周流

創見有別趣

經籍不出一書此心豈僅以五千言了者哉及遇十七歲之子而中土非老氏有矣強而著書則五千言之幸老氏之不幸也

與石溪和尚論莊

莊子一書是說道理樣子如鑄鐘磬者之有土模也若竟作道理說猶向土模上求聲響也莊周自莊周郭象自郭象石溪自石溪注不注會不會有何干涉一部南華經離奇反覆數萬言關捩在蝴蝶上莊周生平受用亦只在栩栩二字仍是說夢到此即欲不

予請增一  
句曰端伯  
自端伯

作夢說不可也幾篇閒文字愛煞多少人謗煞多少人都被此老謾過和尚作莊會實是莊會和尚也識得和尚意即會得莊生意會得西來意方許去說道說理無不可也不然便走樣矣

與石溪和尚

和尚禪偈奈予不識字旁有註脚奈予眼昏命侍兒讀之奈予耳聾苦哉苦哉仔細檢點將來大約是教人莫參禪耳杖老人曰得之于鉏斧石頭滑龍三三曰依舊是香巖上樹語却上了和尚釣竿也

先師曰子  
欲無言

不必深論  
禪理但拈  
此奇語便  
發人悟頭

答友蒼上人。手教至。如空谷聞足音也。家內說話。字字親切。非身在箇中。那得此愛語。三昧。但說到羅紋結頂。槌胸頓足。叫苦蒼天。雖然。如是何須恁麼發急。兄叫蒼天。不知蒼天。却叫誰也。嗶嗶。遊黃山一段公案。大奇。令人生快。又使人生如天童曰。到此方知普門曰。那箇是我的。此二句。信是不經人道。可惜題向黃山妙高處。畫蛇添足。何不書在聚寶三山十字街頭。豈不驚人。大家暢快。更覺諦當。又諦當耳。如何。

與減齋

韓退之力去陳言。粉白黛綠。史記中語也。李長吉不經人道語。繡幕圍春風。古樂府句也。作家難乎哉。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盃中瀉。詩中警句。然不過是會說大話耳。亦是一病。三百篇中。何曾得此等句。

又陳又

從古作昭君怨者多矣。惟王獻一絕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聖主強和親。當時若不單于嫁。祇是宮中

詩話妙論  
可爲作詩  
枕秘

一舞人詠馬嵬事者多矣。惟鄭畋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妙在說正經話。又如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詩。江東子弟如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妙在作不必然之想。皆見用意翻奇之妙。

與夏振叔

咏唐人莫  
道野人無  
外事會得  
此意

足下不遠千餘里。特製此卷索書。意謂予在山水間。心手必閒故耳。不知閒人。忙事更多。每日晨起灑掃。几案位置花石。客至或棊或歌。天氣和暖。散步尋僧。煮竹笋野蔬。飽食累日。那得磨墨拈毫。作冷淡生活。日子也哉。今年園中杏花獨盛。燦熳盈庭。坐卧其下。偶憶此未完。始信筆爲足下書之。是日微雨。無客過。亦一幸也。

與舒五公

居長安者有三苦。無山水可玩。無書畫可購。無收藏家可借。予因作江山卧遊圖。以拂元規之塵。約成三十餘卷。皆爲好事者持去。案頭偶存是卷。因題寄吾

尺牘以趣  
爲絕趣而  
又韻非高  
手莫辨

卽此一段  
公案可參  
出楞嚴一  
大部

兄。兄。居。山。而。僕。以。雲。煙。貽。之。大。似。向。江。邊。人。送。水。雖。然。山。窮。水。盡。未。始。不。爲。居。山。者。開。生。面。也。且。以。見。僕。居。長。安。功。課。如。此。

復何省齋索題石公畫菜芋

石公不向鐘樓上念讚。却要床脚下種菜。大似磕睡漢。思量捉虱子咬。吾兄見境生情。忍耐不禁。忽地迸出本地風光。片時解脫。大好機緣。只累及不相干人。硬差判斷。無謂無謂。乃勉強應付。二十八字將去。青春花陌。綺羅筵。拋撒珍珠。不直錢。一陣菜香。芋正熟。

五更酒醒却流涎

朱泰禎

馮仲福建莆田人

與友人

念六日。聞里中有新貴。報者雜遝徬徨。竚聽載起載行。嗣力輩持全錄。至不覲芳名。輒爲撫案者久之。搔首踟躕。望洋氣縮。天實妒才。不應旣跋其前。復窺其後也。然璿璧含菁。終非澤名之秘。桂椒韞馥。不爲園林之實。發芳鑿穎。存之其人。詎崑崙大而瞳子小。逼目者衆。而遠矚者希也。張樂洞庭之野。魚鳥聞之高。

雋妙似葛  
雅川

飛深入人卒聞之。歌呼舞蹈。豈諛人而迁物亦殊性。而異音。今帖括家纍纍載道。拍肩相隨者。盡魚鳥乎。抑猶有歌呼舞蹈而號曰人者乎。誠有之亦可無貳。無虞於聲氣之交矣。

宋 玉

比玉 福建莆田人 浪道人集

答黃若木

披尋來誨情。邇意遐原。聚合之所繇。陳既往之大誼。策進止之不移。期因宗之無失。大較神理以寡役。自全形骸以解營。弗牯靜躁異宜。亡存殊應者也。前者

今人有更尚江左者 晉魏勁雋之氣全失 讀比玉牘故使流風

不墜

婉變听夕。商確行藏。蓋已瀝肺剖肝。念符道契。茲復揭微奧以取大掇。偏獨以證同。用勤紙墨。畢露衿蘊。何高誼之弗衰。而離懷之更切乎。僕疏散靡所比數。志意又少投分。幼不習事。妄意高期。長更癡愚。動逢阻折。加以時命艱危。道理厄促。力憊支貧。終歲勤動。壯心銷於哀悼。瘦骨立於號踊。嘗恐奄忽隨化。宇宙空生長無稱於沒世。又何述乎來祀也。獨欲得知已。於一人庶獨為之不恥。酬接彌日。對面而失游。聚經宵出戶。不思間有片語。通心卒然襟契。意謂久要可



期終身長託。曾未旬載。乃異路而分馳。殊軌而各進者矣。道之不同。誰則能謀。意所難堪。真不可強。何聖賢之所云。乃終未之先見耶。旣以苦由之餘。獲交足下。稍一還往。頓豁神情。嗣而歸依。並融骨肉。此哀彼嘆。冥合暗聯。亦猶趨蹶動心。影響副物。至於誤次綜作。妍媸賞摘。若議而後言。億而奇中。評證今昔。進退人倫。考訂然可。論說是非。雖專博斯別。意見互持。終歸於途。岐致於慮。百此又何也。僕聞之。病形百狀。呻呼之聲。不殊憂愁。多方嗟慨之聲。則一矧同病而吟。

齊憂而嘆乎。至若郎質存而斤運。鍾聽在而絃彈。故仲祖讓真知於劉尹。彞吾等生成於鮑子。蓋傷知音之難。爲逢相求之或不值也。方今世情險窄。幾乎無交。此足下所共知見。僕前者著原友衡交二論。仰思古人俯陳。今變亦庶幾推世態之所藏。極物情之必至矣。足下亦慨然於親串疏絕。欲論之以廣孝標。豈非有感於面合而腹排。陽歡而陰咄者。不獨如曩所指數事而已。便卽今證。並存空言。倘亦操鎌除道。以希荆棘之彞。捧土塞津。而望江河之返也。使回附報。

不盡欲述。論文之旨。別具不次。又

足下疎散之性。每與吾同。五日猶同。醉醒。六日遂能。買棹入山。此吾所未信也。七日同方生。覓足下。並問。行藏。家人言。外出未還。當在太函館左右。見齊繇。始。信踪跡。在虎溪。桃花源前後矣。八月餞方生於東山。念足下殊不已。亦感曩歲遙集之舉。沙餅空花。屈指於今。春秋載易。諸所營求。妄生動作。如燭於風。如冰於湯。勿云故吾。吾失吾。故顛倒癡愚。起墮相因。蓋

取徑幽迥  
亦如武陵  
溪行

得之佛乘  
并其引筆  
亦似

廿餘年。猶一日矣。離彼三道。灰然有生。所貴我生。豈不有貴等。茲癡人。僅餘智慧等。茲俗智。僅餘擺脫。而復施智慧於無用。因擺脫而牽纏。安在貴我生耶。三復來教。先獲我心。入山之計。吾亦自定。餘子悠悠。委難倚着。情緣相結。永無出離。但僕之意。以為山林深。密大隱。所棲去住。無嘗白業難結。帷房之戀。吾所素無。恩愛之牽。比復為甚。不有勇猛。安能解苦惱。而方便哉。故足下飄忽一行。無所顧問。吾所深服。而遠遜者也。然聞之足下。前在宜門步武之間。不能自決。諾

諾爾爾淹有旬日。良繇可欲不見。心不能亂。所謂無家之易出家耳。吾宗果來。吾且與偕。先觀形勝。所存然後裹糧相從。采藥茹芝。一唯君命。此實僕之素心。非卽景而作答也。嗟夫。巖林寥廓。何者會心。知己非遐。疇則可語。舍故舊而他求。誰能如足下者哉。枯毫敗紙。草率裁復。心所欲言。百不盡一。但兩心各炤安事。多宣苟對境。雙迷言之。猶不盡意也。

鄧汝高

原岳福建侯官人西樓全集

答同年李子璞孝廉

長安羈客不自意。得從足下爲俠者遊。每一開尊相對。兩腋習習風生。豈所謂臭味者乎。被放以來。潦倒奔命。視七尺如一枯骸。廓落兮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時於落月停雲。想見顏色耳。足下自雋才。一第當奈足下何。卽相國折節下士。足下據右座稱上客。醉則擁陳姬。挾一冊高臥。風情固自不惡。孰與不佞兀坐書空。苦哉荏苒歲月。束裝在近。爲問郭隗。先生黃金臺上。猶有收駿骨者乎。則不佞且至矣。

與徐惟和孝廉

筆筆停頓  
筆筆驚翔

不佞抵吳。則已聞足下北矣。為之躑躅於橫塘煙雨  
間。意極惘惘。既入燕。便訪足下。於酒人羣絕無踪跡。  
也。居一日而何尉來。乃知素車白旄。翩而南者。卿耶。  
為之絕地大叫。髮上指冠也。尊君素強無疾。何以遽  
至此。且天既不憖遺。又何巧。令與足下左使。足下抱  
終天痛。神理茶酷。豈真不可知者乎。不佞日買苦  
酒三十銅錢。潦倒燕市中。恐終成一薄劣。相幸勅從  
者。掃齋頭一片石。待不佞歸也。惟起骨立如少年。絕  
粒僧不至。號慟滅性乎。且不可與言。一聞真味。

又

數日乃得簡出。然亦苦酬答。每一挾冊。不能盡了。已  
復投書起矣。蠹魚殊酷。欺先生久客。將西樓藏書。飽  
噉無餘。昨乃按其種。聚族而焚之。恨不能極吾兵威  
也。恐復竊發耳。惡詩書扇頭奉。惟起當為吾緘之篋。  
笥不敢怨也。

與王百穀

不佞由閩入燕。間關水陸。以日計者三月有奇。以程  
計者七千里而遙。寄悰寫懷。動至盈帙。大約多懷土

昔人有作  
討蠹魚露  
布者此為  
大書特書  
之筆

敘事筆墨  
輕妙

惜別之什。故題之曰越陞。聊以比於作勞之歌。庶幾於記里之鼓耳。不便徹帶。而且以灾木百世之後。所不覆之甌。投之溷。浮沉之水。則實借資於金玉之言。蒼蠅飛不百步。附騏驥而千里矣。

與陳振狂山人

吳維鎬抵燕。道足下客越消息甚惡。弟固知臨邛。令不辨此。乃令馬卿幾典鷓鴣裘。奈何奈何。向嘲足下。如山中鹿。不肯跬步出閭右。今當益就長林。老白龍江上矣。北征稿已竟。今便傳一部去。試科頭讀之。澆以斗酒。亦覺耳後風生。何必陸大夫千金裝哉。陳氏小孺已下車。病後頭顱髡然。髮茸茸如還俗僧。可憐也。

又

芋江上辱祖餞。遂握手不忍別。依依此情。何可爲喻。旣發舟。東風健甚。樓船西走。如騎快馬。南望釣龍臺。僅僅拳大。吸江亭乃在雲霧中。而紫氣勃勃。鑠人知陳先生詩囊固自無恙。卽東登日觀峰。北登黃金臺。恐此紫氣長在眼耳。

黎士弘

魏曾福建長汀人  
托素齋文集

與櫟園先生

奉。上。畫。冊。係。弘。同。里。吳。生。鳳。起。所。作。吳。生。故。名。家。子。  
少。棄。諸。生。而。畫。有。聲。名。郡。邑。間。弘。為。兒。時。親。見。其。凡。  
得。蟲。蟻。之。類。皆。各。窮。極。根。原。睇。聽。終。日。又。懼。失。其。精。  
神。屏。息。斂。氣。潛。身。草。木。之。下。細。察。所。為。動。跳。搏。擊。之。  
狀。間。思。趣。不。屬。又。自。以。其。身。動。跳。搏。擊。之。必。盡。其。意。  
而。後。罷。使。古。人。可。信。此。生。不。輸。馬。腹。中。定。入。蟲。胎。中。  
無。疑。矣。後。有。陰。生。者。卒。業。太。學。偕。往。金。陵。者。三。年。僅

借寄画做  
一篇大文  
字意意所  
無似不止  
言画者

為。勾。畫。此。數。紙。陰。乘。間。請。益。拍。案。竟。起。曰。不。過。數。十。  
金。飯。乃。公。乃。欲。使。吳。生。賣。畫。耶。即。覓。舟。以。歸。陰。雅。重。  
其。人。屢。屬。致。意。生。寧。窮。困。死。終。不。肯。續。一。筆。也。嗟。夫。  
吳。生。所。為。半。生。潦。倒。於。此。者。豈。不。欲。有。旦。夕。之。名。哉。  
今。死。未。三。十。年。漸。有。不。能。舉。其。姓。字。者。獨。惜。吳。生。生。  
長。僻。地。未。得。見。當。世。之。大。人。巨。公。一。從。訂。其。可。否。而。  
里。巷。間。人。又。無。足。以。傳。生。者。今。先。生。書。畫。之。董。狐。也。  
特。為。致。此。舉。似。先。生。先。生。許。以。可。傳。則。確。乎。可。傳。矣。  
使。其。既。死。之。後。猶。能。取。正。於。當。世。之。巨。公。大。人。先。生。

幾層悲嘆  
幾層愛惜  
皆從憐才  
一念發出  
足令孤寒  
心死

山廻澗轉  
曲盡人心

以爲不可傳。則必不傳矣。亦使其知此半生學力。皆歸無用。退將自悔於幽冥之中。是得先生之一見。可傳與不可傳。總皆於此生無負也。畫計十二幀。  
林古度 茂之。那子。福建福清人家。秣陵。

與邢孟貞

大道理讀  
者略其迹  
而會其意  
可也

弟庚戌歲客遊燕。與尹澹如論人才之難。澹如曰。天地造化。那得許多工夫。孕出許多才人。只這幾個老子。在世上轉。其時聞者大笑。弟獨心是之。以弟所見聞文人才士。不克盡於世者多矣。古人取五色囊探

白玉環。前後影迹灼然。故千百年上之人。所撰述行事。千百年下之人。猶大相似。顯爲魏武帝尚書僕射。劉公幹目之北土之秀。劭日誦萬言。不甚讐較。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官國子祭酒。象之在唐詩人中。奕奕有名聲。此三子皆非常人。足下豈其轉世耶。何克相肖也。俗人論不過目前少一尚書祭酒耳。彼顯劭象之傳。至今日者。寧以官貴哉。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弟於足下。益信澹如之言。不謬矣。

李長日

化舒福建長汀人  
咏懷堂集

與黎媿曾先生

自訟自慚  
之言聽之  
真摯具此  
虛懷何患  
不登峰造  
極

僕不敢自欺也。歷觀古今垂不朽者。不日宿根。則曰積學。僕生二十七年。始學為詩。再三年。復有意於古文詞。且汀郡斯道落落如晨星。嗚咽寡和。無所師承。加以疾病飢寒昏惰交游。種種來敗人意。而欲肆力于詩文。以求合乎古人。不亦難哉。不亦難哉。適自取其詬厲也。常私念此道非入山數年。發憤向學。以上下千秋為不朽計。徒俯仰里巷間而思其可傳也。則自欺實甚。今尚有緡嘉賓其人肯為戴安道辦百萬

隱費者乎。此段迂想。每念及不覺啞然自哂也。僕具詩文之癖。又不肯安於固陋。與里巷小兒踰于一時。唯有慚憤無極。行見其與草木同腐耳。此後唯思得東郊數椽。積書數千卷。坐卧其中。手自披剝。然後大肆其力。以成一家言。庶此生精力得稍見其要領。不知能遂如其願否。幸先生之有以教我也。

何喬遠

鏡山福建晉江人

與莊應曙

君為詩將生而對人讀之乎。抑死後任人讀之也。生

可見前輩  
直諒之誼



有莊應曙在旁曰。吾詩如此如此。若死而任人讀之。則必使吾之意。通於千百世之後。俾觀者自得之。尚。可從旁曰。吾詩如此耶。

黃文煥

坤五維章慈齋福建永福人  
殷菴集

與陳若孟

鞅掌爲頓。心眼俱墮。取古人書作盥洗法。公庭之上。不須頭岑岑遠望西方也。

復陳昌箕

從折腰來。舌與心半不復存矣。眼耳神明。交遁而辭。

去。兄猶以爲是舊維章乎。旣已憤憤。而猶敢操筆品。文者。自附於不識曲之聽。歌聲亦能點頭視拍鼓舞。而起也。睠懷下問。不可無以對。不敢言文事。請言俗。事而已矣。疇昔居鄉。見戲傀儡者。村婦相戒有孕者。勿往。鬼能奪人胎。可懼。深思之用寶爲文戒。夫人亦。有胎焉。胎不結。文不湛。旣已結矣。胎在於胸。而又懼。鬼物以奪之。兄之叅破其已久矣。僕卽欲吐心相商。齒間縮縮。君之餘耳。

答許玉史

妙在不說  
明不獨有  
味亦發奇  
彩

生平謂戰勝之業。只有章法。此中山川前後排列於其間。鬼神奔走趨候於其際。一聲號召。水行石立。電走霜飛。莫不爭至。萬舉而萬當焉。世諦茫昧。造作語句。羣兒餅餌。饞嚼相矜耳。

答譚服膺

弟某十年老婦在此。作竈下婢。氣息不得放。賴司李公左右之。以母隕於溝壑。胸懷約結。自視不復為人。坐而自念。人生不宜浪享虛名。天地鬼神實交忌之。冒虛名者。必齟齬於世。攷之千古。往往如是。弟某不

甚矣知已之難也

幸以八股一道。使世界共知。有維章方將。深自懲創。謂此數篇文字。是生平仕宦厄塞之胚胎。乃鼎翰復盛有稱述。誦未竟。緘驚蹶。汗浹悚懼之餘。既復低徊。世人謂我。吸川長鯨。先生乃題之曰。澄泓潭水。胸之所存。筆之所往。被君道破矣。既志懼。又志感也。

與同年黃可遠

都邸寥落。雖處長安車馬中。縮首自閉。正如空谷。數往返者。獨老年臺耳。清言旨理。馨此俗吏。哉驅蹇就粵。附郭之途。孑然孤處。與影為兩。呼月成三。僕僕

道側仰面察願俯面順旨至於簿書之際窮簷隱痛  
兩造微情靜與之對以芸窓時校練揣摩之法嘔血  
施之縱不能十發而十中猶可八九若調停巨室奉  
趨上官則雖心煎髓竭眉落髮枯未易幾也

答闕允命

台丈惓惓下問吏骨已俗文心遁走久矣其何以復  
虛懷少俟號召神識向高曠處大叫數聲乃敢拈筆  
品題也文章之道別無他術要使五岳可搖星河如  
覆世界民物之中或掀髯而笑或放聲而哭自然通

終日塵溷  
中不能不  
作此想

體透亮滿盤周匝其不爾者總是小言耳

答同年龔鑒猗

本無龍躍虎卧之佳觀但有鴉塗蚓結之惡道乃謬  
見推許於年臺名實乖反得不握筆心慚耶米元章  
字學工深猶謂做官簽押便令字有俗氣况十年老  
吏俗障千重何堪鴻觀談筆法者曰有功無性神采  
不生有性無功神采不實佳綾晃耀愈令拙筆遜其  
神采評字品者曰如美人臨鏡濤箋幅上又深恐惡  
札之無鹽唐突也

用筆如此  
令人可想  
見其書法

答倫五知

馬牛下吏，闖入麟鳳之區。山負則懼，山仰則愉。水飲則熱，水競則企。兩者交戰，所日夕以祈者，當代偉人，匡扶其不逮，而翼厥步趨，庶幾無訖。典刑在矚，瞻注無窮。民瘼已極，汔可何始。念之神仄也，積悰內湧，望風聳懷。

本無復方章敬

胸中萬斛烟霞，一入城市，滾滾遁去。但換數斗塵，而已。須向清谿，方堪洗却。客屨雜沓，此助塵者也。玄屑

則無塵屑，則有坐側。固無玉磬，使有玉磬，便當擊破。有如此景况，安能拈筆商文心哉。

黃

瓚

贊玉希菴福建永福人坤五先生子

與趙得心

今之文士，莫不厭故而喜新。瓚以為文章之道，從無新也。有新皆故，故即新也。故莫如歲四時，遞遷周而復始。人必曰新歲，故莫如月哉。明漸生一鈞，初縣人必曰新月。一切及時之果蔬，亦何非故者。而皆以為新，只是能改換耳。能改換則能新，是新原在故中也。

拈出覺耳目一新

文章之道。豈不然乎。知此可悟魯論溫故知新之說。質之吾兄。以為何如。

林嗣環

起八鐵崖福建晉江人

與吳介茲

崑山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雖要極多。中心却少。不得幾下。予謂鼓心裏。但少不得幾下耳。却多打不得。以打邊鼓。左右時。其下下意。都已送到鼓心裏去也。今人之文。高者下下打邊。呆者下下搥心。求其中邊皆甜者。烏有哉。

善于論文

與樂園

向見君手訂虞山詩人傳。心極愛之。諸傳皆妙。經君手訂。尤足重也。後聞虞山繼詩選之後。復成吾彙集。二尺許。皆平昔知交之詩。見吾輩一詩。有當其意者。輒用片紙。手錄歸入集中。以八十餘。老人尤殷殷好學。如是而世之黃口無知。猶相與訾議之。不休多見。其不知量矣。虞山歿後。此集不知落誰何手。必湮沒不傳矣。虞山與君不薄。當留心大索以傳。眼前風雅。第一吃緊事也。望之望之。

老而好學  
惟虞山耳

嵇 儼

仲舉江南吳縣籍家江寧

與弟留山

從虎林歸停帆江上又得飽看金焦一日歸過瓜埠  
登大觀樓隣寺鐘磬罷響萬籟無聲靜望江南諸山  
如鏡奩中物得句云江平疑世靜月冷與心空此時  
此地恨不與吾弟共之



藏弄集卷之十四終

書